

当量子时代来临,碳基人能否与硅基人和平共处

□ 陈劲松

未来学家雷·库兹韦尔曾在《奇点临近》中预言:人工智能将在2045年全面超越人类。尽管目前人工智能仍只是工具,人类尚处于绝对支配地位,但人类是否就可高枕无忧?

近日,南方科技大学与深圳大学联合推出的原创科幻哲理剧《量子幽灵》,以戏剧的形式将这一思考搬上舞台。看完此剧,我不禁对库兹韦尔的预言心有戚戚,感受留给人类思考和应对的时间,或许真的不多了。

失控的创造将取代人类

从玛丽·雪莱1818年创作世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《弗兰肯斯坦》以来,尤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新月异,“脱离控制的造物”“毁掉创造自己的人的怪物”等“弗兰肯斯坦”式的科技之殇,就一直成为悬在人类头顶的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。《量子幽灵》所展现的,正是这样一幅类似的末日景象——

在2060年奇点时代来临的背景下,跨国资本“黑砧公司”为追求极致利益,强力推行能力全面超越自然人类的硅基人替代计划,将人类文明推向悬崖边缘。为对抗此危机,公司总监督穆秘密启动了一项激进的人类改造项目,通过植入量子芯片创造“超人”,却因其过程的残酷性导致大量受试者伤亡。这一行径引发了其学生涂宁、受试者李衍与解密组织“云雀”的反对。他们窃取证据的行动失败后,实验园区在爆炸中化为灰烬,涂宁也随之殒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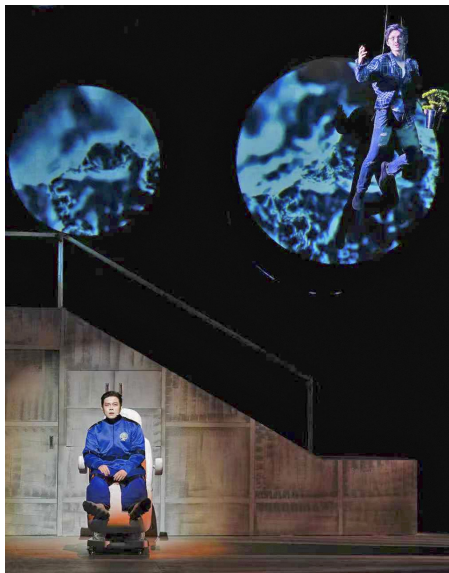
这场悲剧意外造就了李衍的蜕变——他因量子实验意外获得超越人



原创科幻哲理剧《量子幽灵》演出剧照。(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供图)

类维度的感知力,成为能看见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量子“观测者”,而亡妻涂宁的意识则化为量子幽灵相伴其右,“两人”孤身流亡。20年后,硅基文明强势崛起,硅基人替代计划指日可待。处于圈养地位的人类,被迫弃绝肉身,转成幻梦泡影般的数字生命。人类命运再次来到十字路口。为拯救人类,量子“观测者”李衍甘愿牺牲自我,以瓦解硅基文明,为碳基人类换取了延续的微弱希望……

作为“深圳原创科幻三部曲”第二部的《量子幽灵》,形式上集现代装置艺术和先进光影技术于一体,科技感十足,舞台及视效一流;剧情上采取跨越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非线性叙事,时间与空间纵横交错,变幻无穷。



另外值得关注的是,该剧聚焦量子力学,融合了量子永生、数字生命、平行宇宙、薛定谔的猫等科学概念,思想上延续了第一部《云身》有关科技改变人类境遇的哲学思考——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奇点时代,当硅基人全面超越碳基人,是融合共生、各自安好,还是互相取代、彼此毁灭?

警惕人变成科技的奴隶

在古希腊哲人眼中,人是万物的尺度。不过,随着科技进步,这个尺度变得不再唯一和确定。正如雅斯贝尔斯《时代的精神状况》一书所言:人变成了科技的奴隶,科技和人一样都异化为消灭人的工具。《量子幽灵》中,黑砧公司这头“巨兽”,就像刘易斯·芒福德

在《机器神话》中谈到的科技与权力恶性融合而产生的“巨型机器”,吞掉的不止海量硅基人,还有众多碳基人,即自然人类。

因此,学者熊培云认为,有关人工智能的恐惧同样可基于“机器中的幽灵”的想象,“如果有朝一日人工智能也具有像人一样的‘终极关怀的觉醒’,被钻进了幽灵,剩下的事情可能就不是单纯操纵指令那么简单了。”机器觉醒,幽灵游荡,人工智能会不会像弗兰肯斯坦创造的“科学怪人”一样失控,将人类推向万劫不复的地狱?

《量子幽灵》里老人没有价值就该死、数字化新政等剧情,让我想起了郝景芳的小说《北京折叠》中关于未来的隐喻,两者如出一辙:“科技一旦为精英所用,普通人连被剥削的价值都没有。”硅基人时代,普通人成了真正的“多余人”,除了自取灭亡化为数字生命,别无他用。

量子“观测者”李衍说:“决定未来的不是因果,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”若干年后,如果人工智能真的涌现意识,形成新的文明,身为人类的我们该如何选择?李衍和三位编剧的答案显而易见。

我却想到马斯克最近提出的一个观点:作为碳基生命的人类,或许只是引导开启硅基生命的小程序。以进化论而言,更遥远的未来,亦会有更高级的生命体取代硅基生命,宇宙由此生生不息。这种图景,或可作为“深圳原创科幻三部曲”第三部的故事设定。

(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人文科学中心副研究员)

大科学家眼中的科学幻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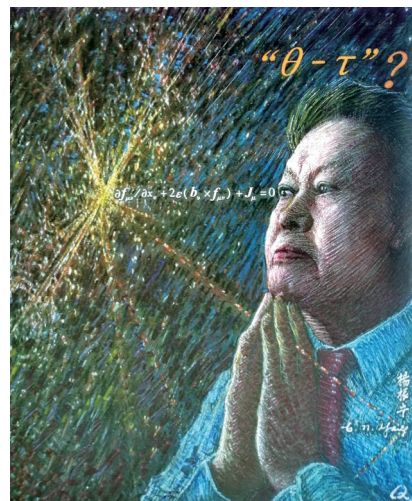
□ 尹传红

杨振宁先生辞世的消息刚一披露,“科幻朋友圈”里就出现了一张略显泛黄的杂志页面图,上面载有一篇文章,标题是《幻想与梦想不同——记杨振宁教授为〈科幻世界〉题词》,作者系时任四川联合大学副校长的龙伟。这篇文章左侧印着的,正是杨振宁1995年6月3日给《科幻世界》杂志的题词:“幻想与梦想不同。”

龙伟当时还有一个身份——《科幻世界》顾问。他回忆,那年杨振宁专程从美国来到成都,为的是参加“四川省首届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”的颁奖典礼。这期间杨振宁看到《科幻世界》,眼睛为之一亮。此前,他对市面上流行的书刊品类颇有些看法,发出了这样一番感慨:

马路上报摊上和书店里武侠小说、言情小说颇多,科技方面的报道少,科幻小说更是寥寥无几,有点不堪设想!建设现代化强国,不能不重视科技报道,不能不重视科幻小说,这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环节。

整整30年过后,捧读杨振宁那段感言,我不由地也生发感慨。确实,这位大科学家是以一种更高远、更深邃的



杨振宁像 刘夕庆 画

目光来审视科普、科幻和科技报道之“功用”的。在与龙伟的交流中,杨振宁进一步阐释了他的观点:

幻想、梦想,常常被人当做胡思乱想,不值一谈。其实,幻想跟梦想不同。梦,是无序的、无意识的,相当复杂,梦中有现实生活的再现,也有无中生有,也有潜意识;而幻想,是有序的、有意识的思维活动。幻想有了一定的

科学依据,便更上一个台阶,成为科幻了。科幻,常常是创造发明的先导。幻想太重要了,可以说,没有幻想就没有人类的进步。幻想是创造性思维活动。作为一名物理学家,最重要的是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实际动手能力,二者不可偏废。

在杨振宁看来,唯有打破现状才能出新。创造性思维,就是打破现状,破坏稳定的思维。给科学大家的话语做一番科幻解读,岂不是可以说:伴随着科学探索的进程所萌生的科学幻想,从诞生伊始便是创新思维的原动力之一。想象——科幻中的特质,不仅是心智的创造,也是一种摆脱“认知禁锢”状态、直面和处理问题的能力。

杨振宁可能没想到,就在他给《科幻世界》题词,并对幻想、梦想和科幻进行阐释后仅仅4年,《科幻世界》便因一个意外之喜而爆红:该杂志1999年7月号发表了一篇名为《心歌魅影》的科幻小说,讲的是有关记忆移植的故事,而那一年的高考作文题居然是《假如记忆可以移植》,“撞”上了!10年后因拍摄科幻电影《流浪地球》而名声大噪的电影制片人龚格尔和导演郭帆,正是那届

考生,做了那道在高考历史上极为罕见、带着浓郁科幻色彩的作文题。《科幻世界》当年的总编辑谭楷告诉我,这样一个“高考红利”让杂志的发行量一下就突破了40万份,编辑部备受鼓舞,好势头持续了好多年。

就在要为本文收尾的当口,我翻到一本旧书《无穷之路——阿西莫夫科普作品选》(Asimov,现在通译为“阿西莫夫”),本栏人物剪影即是阿西莫夫头像)。书之“前言”开篇写道:

1979年4月20日,李政道教授在访问中国科技大学时,曾建议学生不要只限于读科技书,还应该看些文艺作品和科学幻想小说。当时,他特别提到:“像美国的科学普及作家阿西莫夫的作品,还有科幻电影《2001:太空漫游》,都很好看。”

早前,身为《科技日报》记者和“科幻迷”的我,有幸分别采访过杨振宁与李政道这对曾经的“黄金搭档”,一代科学宗师。遗憾的是,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对科幻的青睐,因而也没有就此发问……

